



在呼倫貝爾草原

李 翼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在呼倫貝爾草原

李 翼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在呼倫貝爾草原

李 翼 著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四順城胡同四號

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書號：(206)字數：39千

開本 31' × 43'' 1/32 印張 2. $\frac{1}{4}$ —插頁 2

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0000

定價(6) 0.25元

目次

牧羊人米基得的一日	一
德里格爾	九
喜事	二三
他不禁想起了過去	三〇
煙癮	三六
悟	三五
後記	六

牧羊人米基得的一日

四月，在呼倫貝爾草原，善歌的反舌鳥，已有節奏地飛翔在草場上空，用牠那美妙而又多樣的啼聲，在呼喚着剛剛出芽的小草了。

四月，正是蒙古牧民收穫——接羔的季節。走近任何一個接羔的互助組附近去，你會看到成百成千的母羊和小羊羔，在無休止的叫着。小羊羔不時地追趕着母羊，昂着頭，搖動着小尾巴，有的屈着前腿，乞求着奶汁。

四月，正是牧羊人對小羊羔無比熱愛的季節。這時，牧人們只有一個心思，就是如何讓母羊把小羊羔帶領起來，使牠們得到成長。

每天拂曉，當反舌鳥剛剛啼囀起來的時候，五十二歲的老牧人米基得，照例已經以他那特有的急速步伐，越過柵欄，進入羊圈裏接羔去了。在他看來，接羔時期，手上所撫摸的是黃金，接羔才是一年中少有的好日子啊！

我剛住在他那互助組的一個夜晚，燭光被風吹得要滅，燭根因為放得不正，不斷地

滴着淚，他眼眶裏充滿着淚花，對我敘述了他二十多年以前給塔日根索木●的章京●當牧奴的悲慘生活。那時節，他一隻羊也沒有，就連身子也是不由自主的。但是，章京的虐待並沒有能夠消磨掉他生活的意志，他曾經不斷的幻想過，將來自己能夠騎在一匹棗紅色的走馬上，搖動着長長的鞭子，滴着汗水，趕着一大羣羊，口裏不斷的打着哨子……。但是，看看當時的悲慘處境，他又常常覺得這樣的好生活，是絕對難以盼到的。『那樣的生活，好像只有童話、故事裏才會有的。』他說。可是，現在呢？當米基得蓄上了小鬍子的時候，他的夢幻却真的變為現實了。一九四五年，呼倫貝爾大草原剛剛解放的時候，他僅有三十多隻羊，而今年呢？他已是擁有四百五十多隻羊、三十多頭牛的富裕牧人了。

今年米基得的母羊，一共下了一百五十多隻小羊羔。當着太陽從蒙古包的圓形天窗裏向包牆射進金光的時候，米基得和他全家的人，總是無例外的都到羊圈上來。這時，他們把羊從圈裏撒了出來，趕到草場上，圍成一圈，就開始每日第一次的小羊認母工作了。蒙古牧民們叫這做『朮可卡寺兒』，是讓羊一個一個過去的意思。這是費人心智的工作。一般的老實母羊，聽順着牧人們的指揮，邊走邊呼叫地認領了自己的小羔子過去了。有的母羊，因為一時找不到自己的小東西，發急了，就在羣裏亂竄亂跑。有時在牠

眼前溜過去的，本是牠的小東西，但牠却看錯了眼，又胡亂地吻別的小羔羊去了。這樣，常常就攪亂了整個的羊羣。最令人討厭的，是那些野心的母羊，特別是剛生第一胎羔子的母羊，一出羊圈門，看到了草，就忙着要吃，因此忘掉了自己的小羔子，這樣，就需要牧羊人用最快的步子，趕上去，追回來，讓牠認領自己的小羔羊。這是牧羊人施展記憶力、眼力的時候。不帶小羊的，自然不能過去，帶錯了小羊的，同樣不讓過去。有一次，我看米基得在追逐、阻攔一隻白色母羊到草場那邊去，原來是牠錯帶了一隻小羔羊。而這一隻小羔羊，頸子裏的顏色、花斑正好是與母羊一模一樣。米基得一眼就看出來了。所以他做得毫不猶豫。在草場上分羊，每一腳步，都必須是準確的。不然，羊羣就要人爲的被攪亂了。與這同時，還有一隻紅頸子的母羊，扔下自己的小羔羊，先是單身疾速的跑向草場的另外一個方向去，然後又鑽進已認領自己小羊的羊羣裏不見了。米基得看到，馬上三步併作兩步，繞了總有一里多地的大圈子，急急地趕到了那羊羣裏，用他那準確的眼力，不一會兒，就把那羊從羣裏拖了出來，一直拖回沒有認

領自己小羊的羊羣裏，才放開牠。他站在羊的眼前，喘着氣，用袖子不斷地揩着額上的汗珠兒。這天，附近的水泡子還結着冰，寒風還是那樣刺骨呢！當他剛剛喘過氣來的時候，他的眼光又放在還沒有認領自己小羊的整個羊羣上了。於是，他嘴裏又斷續地唱起希望母羊認領小羔羊的『好勒貝』調子來了：

好——勒貝，

好——勒貝，

好勒貝！

好勒貝！

『好勒貝』，蒙古語是聯合起來的意思，就是對羊說『你要了你的小東西吧』。它音調悠揚，意味深遠。

米基得所唱的『好勒貝』，是與別人唱的不同。他唱的比別人顯得低沉委婉，因為他深深知道沒有母親的孩子和家庭失散的苦楚，一如在他眼前的小羊羔不被母羊認領一樣。米基得二十六歲的時候，在章京家裏當牧奴，過着極為悲慘的生活。有一天，平靜的湖面被風吹起了波紋，他忽然想請喇嘛為自己占卜一下命運，算算是否還會有幾年好生活。喇嘛請來了，占卜了，可是，喇嘛告訴給他的，却是做夢也想不到的。喇嘛說

他命不好，是因爲和他的妻子（前妻）結婚的日子不好，應該先離了婚，然後選一個好日子，再結一次婚。他不能不照喇嘛說的做，用了全家僅有的一頭乳牛、一隻羊，才取得了妻弟的允諾。他妻弟是一個狡猾的人，等到議定第二次結婚的日子時，他却提出了新的條件：牛羊加倍。米基得沒有那麼多的牛羊，祇好不結婚了，忍痛變賣和寄存了自己的東西，把僅有的一頭公牛套在車上，拉着他那剛滿兩歲的養女，在草原上漫遊起來。當時他想：也許會在路上遇到一個善心的人，肯分担他的悲痛，收下他的養女。這樣，至少孩子是不會死的。可是，他趕着車，從甘珠廟●北一直走到廟的東南，已是好遠的路了，却沒有碰到一個肯收留他養女的人。有一天，草原上颳着狂風，小養女在車上被凍得叫個不停。當他把車趕到一個沙坨子裏時，他勒住了牛，依着車，抱着小女，就大哭起來。其實，當時他心裏是十分明白的，用車拉着小養女，去求路人的憐憫，在無邊的草原上，哪裏會是可能的呢？他只不過是一時走頭無路的做法。米基得算是深刻地知道沒有母親撫育的孩子的痛苦了，所以，當他用那低沉的調子唱起『好勒貝』來的時候，他的聲調格外顯得悲涼、淒愴。也真怪，經過他這樣一唱，許多在開始不認小

羊的母羊，都乖乖的認領了。

傍晚，當太陽以它那紫紅色的臉——它是多麼像被它晒成紫紅色的牧人們的面孔啊，帶着一天的疲勞，把下巴放在草原的地平線上的時候，牧羊人正騎着馬或駱駝在草場上奔走着，把羊趕回圈裏來。與早上出圈一樣，照例是把羊圈攏起來，讓那認領了自己小羊的母羊，一個一個的過去。這時，因為天色漸漸地暗起來了，有不少母羊是要看錯自己的小羊的。有的因為許久找不到自己的小羊，就胡亂地用頭抵着遇到的一切小羊。還有的母羊，因為急着回圈，就丟掉小羊不管了。在這樣的時候，分羣認羔是不容易做得好的。但是，米基得每次總是讓小羊都找到了母羊。即使是兩隻乍看起來長得完全一模一樣的小羊，他也能在蒼茫的夜色裏分辨得出來。

經過一大陣的騷亂以後，羊羣終被趕入圈裏去了。可是，夜晚新的工作還在等待牧羊人去做哩。在這樣的時候，他倘若不是幫着雙羔中的一個去認失去了自己小羊的母羊，就是強制那些不要自己小羊羔的野性母羊認領自己的小羔子。於是羊圈附近又響起重複不斷但音調有變化的『高台』聲來了。『高台』是兩個蒙古字的簡稱，『高』是『高龍』，討厭的意思；『台』是『台波』，放下的意思；合起來是不讓母羊討厭小羊的意思。這是低沉而帶有濃重憐憫的聲音。一個月色疏淡的夜晚，在羊圈的南側，我看見

米基得坐在一副大車輪底下，右手挽攪着他那兩歲的乳髮蓬亂的小姑娘達里瑪，左手拉住了那堅決不要小羊的一隻白身黑頸子的母羊的後腿，讓小羊盡情地吸吮着奶汁。他嘴裏不斷的唱着：『高台，高台……』唱聲稍停，他就對母羊說起話來了。『可憐可憐你的小東西吧！讓牠吃你的奶吧！認領了牠吧！』他用人的語言，用時間，用韌性的工作，來喚醒母羊的『母性』。

每天夜裏，當着羊圈裏真正平靜了下來，小羊羔都找到了自己媽媽的時候，米基得的妻子安基里瑪老婆婆，才大把的向火爐裏加着牛糞，煮起手抓肉或做起肉麵條來。到吃完飯，每每已是將近夜半了。寶貴的，是米基得那永遠年輕不知疲倦的精神，他的眼睛不發澀，却常常趁着做飯的當兒，隨和着青年男女牧人們，圍着火爐，唱起歌來，變換一下生活的調子。在經常聽到的許多歌謠裏，他們最喜歡唱的，是一首敘述一對情意纏綿的戀人，談情談到連時間也漠然不知了的歌子。那歌子的一段是這樣的：

把十五的月亮，

一直說到西斜了，

把馬羣和羊羣，

一直說到草場上來了。

把二十五的月亮，
一直說到西斜了，
把綿羊和山羊，
一直說到草場上來了。

一九五三年春於全達根草場

德里格爾

初春的呼倫貝爾草原，從西伯利亞颯來的大風，總是趕着斷了根的蓬蒿到處滾動。蓬蒿滾動時像跑起來的駱駝，忽高忽低的，樣子有點滑稽，牧羊人常常把它滾動的樣子當笑話說。

草原上的人們，總會從春天聯想到蓬蒿的。

可是，這個春天，在德里格爾，還有比蓬蒿滾動更新鮮的事，這就是在參加別人結婚的宴會上，她愛上了一個名叫巴音的牧羊人。在月色皎潔的夜晚，人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倆並肩坐在羊欄柵邊，互相低聲傾訴着愛慕。

戀愛的事兒，在年輕牧人的耳朵上聽來的快，嘴唇上也說出去的快。不到幾天，附近的年輕牧人們都傳開了。他們一看見德里格爾，不是拉着長聲「喂」一聲，就是說上半句兒話：「別瞞着……」究竟「別瞞着」的是什麼？都隱藏在青年牧人們嘴唇邊會意的一笑上了。但是，德里格爾本人，總是繃着個臉兒，像是小包袱包大東西似的，生怕把自己的喜事兒隱藏的不嚴實。

那些善心的老婆婆們，像談論自己兒女的婚姻大事一般，興趣十足的談論着。從德里格爾和巴音兩個人的人格到身材，從他們的勞動態度到婚後的生活，沒有一點不是說得詳細的，就是他倆本人，也不一定都想得這麼清楚呢。

可是，當人們善意的問起德里格爾時，她總是搖搖頭，一連說着『沒有，沒有……』，問的實在覺得難為情了，就用這樣的話支應：『你們看錯了人，夜裏哪會……』

在有的人看來，德里格爾的心情真是難以理解的。『瞞着喜事兒不說，這不是咱們蒙古人的傳統習慣。咱們蒙古人是怎樣的人呢？自己有了喜事兒，不論離朋友、知己多遠，也得快點騎上好馬飛着去告訴呢。』人們這麼談論着。

其實，德里格爾完全不是像人們談論的那樣。她的心情却是完全可以叫人理解的：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解放那年，她剛從遠近幾百里都知道的、比她大二十四歲的、外號叫『老頭子丈夫』那裏掙脫出來，經過了不知道多少次的選擇，好容易才找到巴音這個真正稱心的愛人。他們的愛情是在暗中進行的，也真的像人們在月夜裏看到的那樣。她暗中打算把結婚的事情都辦得妥妥當當，等兩個人穿上新衣服，騎上好馬，到區上去登記時，再宣佈他倆結婚的消息。

小牧童們的歌謠唱得妙：

興安河上的小鳥兒，

在馬尾做的圈套上出差錯，

有了情人的姑娘，

白天怕向別個說，

夜裏可在夢話裏說了呢！

德里格爾就是這樣的。她滿心想把自己的戀愛掩藏得一絲不露。但却像走路一樣，就是再年輕的姑娘，也免不掉因為下腳不穩一下子跌了跤；她碰上了下邊所說的事情，就情不自禁地一五一十全說了。

鄰近居民點的一位青年牧人道爾基要結婚了，德里格爾像幫助自己親兄弟一樣，熱情地幫助他籌備一切：給道爾基做了好幾身綢子衣裳，套上車去合作社買東西，還做了整整一大袋奶乾子。結婚的第一天，按照蒙古的傳統習慣，給道爾基打扮得一身亮，還佩帶上弓箭，不到黃昏，就陪着道爾基趕到了新娘家裏。新娘家的老人們，看着有這樣熱心的人陪送着姑爺來，心裏真有說不盡的高興。儀式剛完，就端出了各式各樣的乳食，把德里格爾請到上座去。新娘的母親握着她的手，問長問短。參加婚禮的姑娘們唱起宴歌來，一支接着一支，不要人喊一二，也不要人揮手打拍子。姑娘們把頭仰得高高

的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如果有一個人唱出頭一句來，別個馬上就隨着和起來了。開始，德里格爾按照婚禮的習慣，也是隨和着唱的，可是，她唱得沒有幾句，就停了下來，喉嚨裏好像給什麼東西阻擋住了。她隨着這些美麗的宴歌，看着姑娘們天真愉快的表情，立刻勾起了對自己過去不幸遭遇的回憶來。她心裏想：道爾基的婚禮和姑娘們的未來是多麼美滿啊！自己呢？却曾是那麼的不幸。她抑止不住心頭一陣一陣的痛苦，但又生怕叫別人看出來了，破壞了這歡樂的氣氛。於是，她就裝着要拿什麼東西，悄悄地走到門外，解開自己的馬，一縱身子騎了上去，嗚嗚的兩鞭子，馬兒就在她回家的路上跑開了。

這時，狗兒顯得多麼有用啊！牠們聽到德里格爾打馬急跑，就汪汪的叫了起來。姑娘們以為是出了什麼事，立刻跑出了包門。大家你查我問，才發覺德里格爾不見了，她的馬兒也沒有了。『她一定是騎着馬回去了。』大家猜得一點兒不錯。參加宴會的名騎手才音，正想要在姑娘們眼前顯顯自己的騎術呢。他就自報奮勇的說：『我去追！』他的話剛說完，一匹快馬的韁繩就遞到他手上了。才音的馬好像早已懂得了他的意思，沒有打牠一下，就朝着德里格爾去的方向飛跑開了。馬蹄聲急響了一陣之後，隨即連一點兒聲音也聽不到了。但是，沒有多大功夫，在才音跑出去的方向，就又漸漸傳來了馬蹄

聲。近了，大家靜耳聽着，馬蹄聲不是那麼節奏分明的，而是有點雜亂的，大家高興得異口同聲的說：『德里格爾一定是被找回來了。』不久，德里格爾像是被牧人圈回來的一隻不隨羣的羊似的，又回到了新娘家的蒙古包裏。

德里格爾的這一行動，引起了同輩男女們的種種猜測。
有的向她提出了有趣的質問：

『什麼原因使你這樣不愉快？不參加完宴會就偷偷的向家裏跑？是你的羊羣、牛羣繁殖的太慢嗎？嗯！算算吧，解放七年多來，你的羊從幾十隻變成了幾百隻，今年雙羔子又是這麼多！過去你曾經夢想過要有一匹青色馬和放牧一大羣牛，今天你不是都有了嗎？』

有的人猜測她是因為看到了婚禮上豐盛的禮食，想起了過去艱難的生活，於是就問她：

『你過去的生活能和現在相比嗎？現在你家有那麼多的大乳牛，你可以用牛奶、黃油、白麵做上一整天的「海拉末」，除非是你自己做得身子累了，要不，是沒有人